

都市浪子西沙成名代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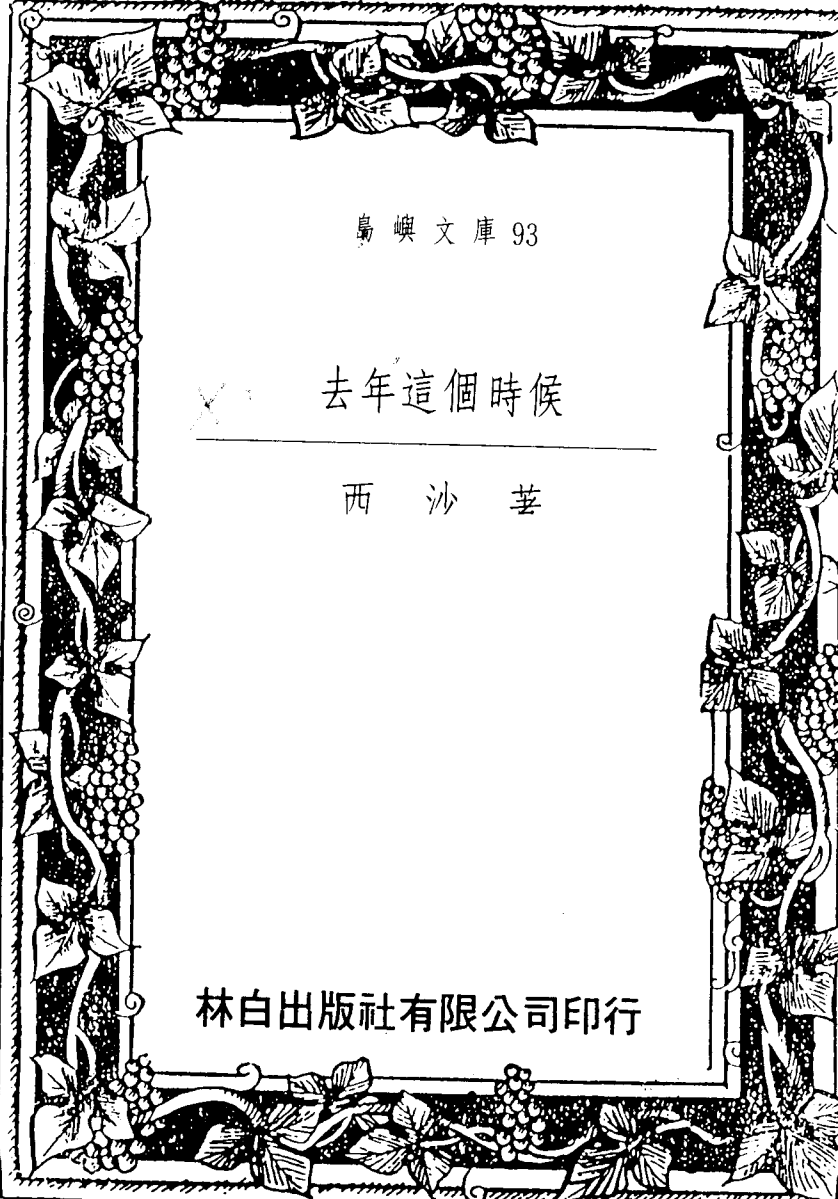
島嶼文庫 93

西沙
著

去年這個時候

爲什麼我還年輕，感覺却已歷盡滄桑……





島嶼文庫 93

去年這個時候

西 沙 荃

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本社法律顧問：許文彬律師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島嶼文庫93	去年這個時候	作者：西沙	發行人：林佛兒	發行所：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龍江路七一巷十五號 電話：(02)7765889・7754407 傳真號碼：7712568 免費郵政劃撥帳號：001498019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883號	營業部：林白出版社 臺北市龍江路七一巷十五號一樓	排版者：華森電腦排版公司 電話：七七七二八一八 印刷：三榮印刷公司	實價新臺幣一二〇元	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初版
--------	--------	-------	---------	---	-----------------------------	---	-----------	-------------

ISBN 957-593-035-5

島嶼文庫 93

I 267
X153 去年這個時候

西 沙 著

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人生似戲

(代序)

◎ 西沙

五年前，當我開始從散文故事伸展到小說的寫作時，我就著社會現象寫了幾篇頗引起議論的敏感話題，陸續幾年之中，我也一直執著於這方面題材的探討，對於所謂的迷失青少年、婚外情、同性戀、未婚同居等等事件，我總是以更走入這些人心態的筆調方式去寫作，我並不苛責或鄙視這些『現象』，這些人一樣有心、有感覺、有愛，在歐美先進國家裏，心理學和社會學專家們並不視之爲『問題』或『垢病』，而只是社會科技過度進展和現實生活壓力之下的自然產物。

這些人之中，有我，有你，這是不可否認的！

『去年這個時候』一書中的幾篇故事，也許讀來讓人有坐立不安的感覺，但是我相信，那是因爲你或多或少看到自己的緣故。

這幾篇短篇小說，一年前便有出版計劃，但是因題材特殊，總是在掙扎之中一再考慮，直到今年年初，國內的兩家大出版社同時跟我接洽有意出書，我最後決定仍是將它交給『林白』，因為我信任『林白』的執著態度和勇氣，而不是只因爲這本書的題材特異、引人議論。

我是個很複雜、難纏的人，但是，天曉得，這十年來我一直努力想讓自己簡單起來；當我寫了一些故事之後，我真的很怕竟會有那麼多讀者寫信來問我說：這些故事是不是真的？或這些故事有多少成分是我個人的親身經驗？我也一直很怕我的家人去讀我寫的書，因為擔心他們對家中這個常常不在家的天涯浪子的過去『想入非非』。

我的弟弟西塔就常在越洋電話裏跟我提起：

『我的朋友在某某雜誌上讀到你一篇東西，他們問我那是不是你的個人經驗？』

我總是七上八下地說：

『那你怎麼回答？』

西塔說得也有理。

『你常常不在家，我怎麼知道？』

最後他又加了一句：

『你知道，我是從來不讀你的書的！』

還好，這世界上唯一能平心靜氣跟我深談，不問我一些亂七八糟問題的人，大概只有西塔了！（註：我媽是最忠實的讀者，她跟其他讀者一樣，最喜歡問我『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只想说，故事仍舊是故事，又何必太在意它是不是真的，別忘了，這些人事場景之中，或許部分有我，但也有你，就讓我們彼此以心交會，答案在我我心中。若你問我：人生是戲嗎？我的回答是：人生似戲，但是人生不是戲！

一九八九年八月十六日 清晨

寄自美國康乃狄克州紐黑溫城

自序

原來人是會老的，就像心情一樣。

一直以爲自己只能寫自傳式的散文，留給衆多讀者們的印象也一直是在『少年西沙的故事』系列作品中的那個中國少年，脫不開一個清清純純的少年情懷，在我每天不斷收到的讀者來信中，沒有一個願意那個活在文章中的西沙長大，甚至一直希望他就此永遠流浪下去！

一直很疼愛我的三毛姊姊有一次在電話中和我聊天，談到個人文章題材時，她告訴我：

『三毛的文章和西沙的文章也許比不上創作小說精彩，但是至少都是自己經歷的真實故事，取材上先就與衆不同，姑且不論成敗如何！』

她勸我不必要往創作小說的路線走，而要自創一格；說來慚愧，除了寫作一系列西沙少年的故事外，還有許多不一定發生在我身上的故事，我只好以小說的方式寫下來，在這一點上，我是愧對三毛姊姊的厚望了！

寫文章一直是隨情隨性，不敢談論甚麼大道理，也未曾寄望得意名利，出單行本時，自然也就沒有請文壇名家前輩寫序的習慣，自己信手拈來，一面回首過去，竟是另一番心情。

原來心情也會老的，就像年歲一樣。

只是，老，也是一種美麗！

去年這個時候

目 錄

人生似戲（代序）／西沙／四

自序／七

戲／十

夏夜／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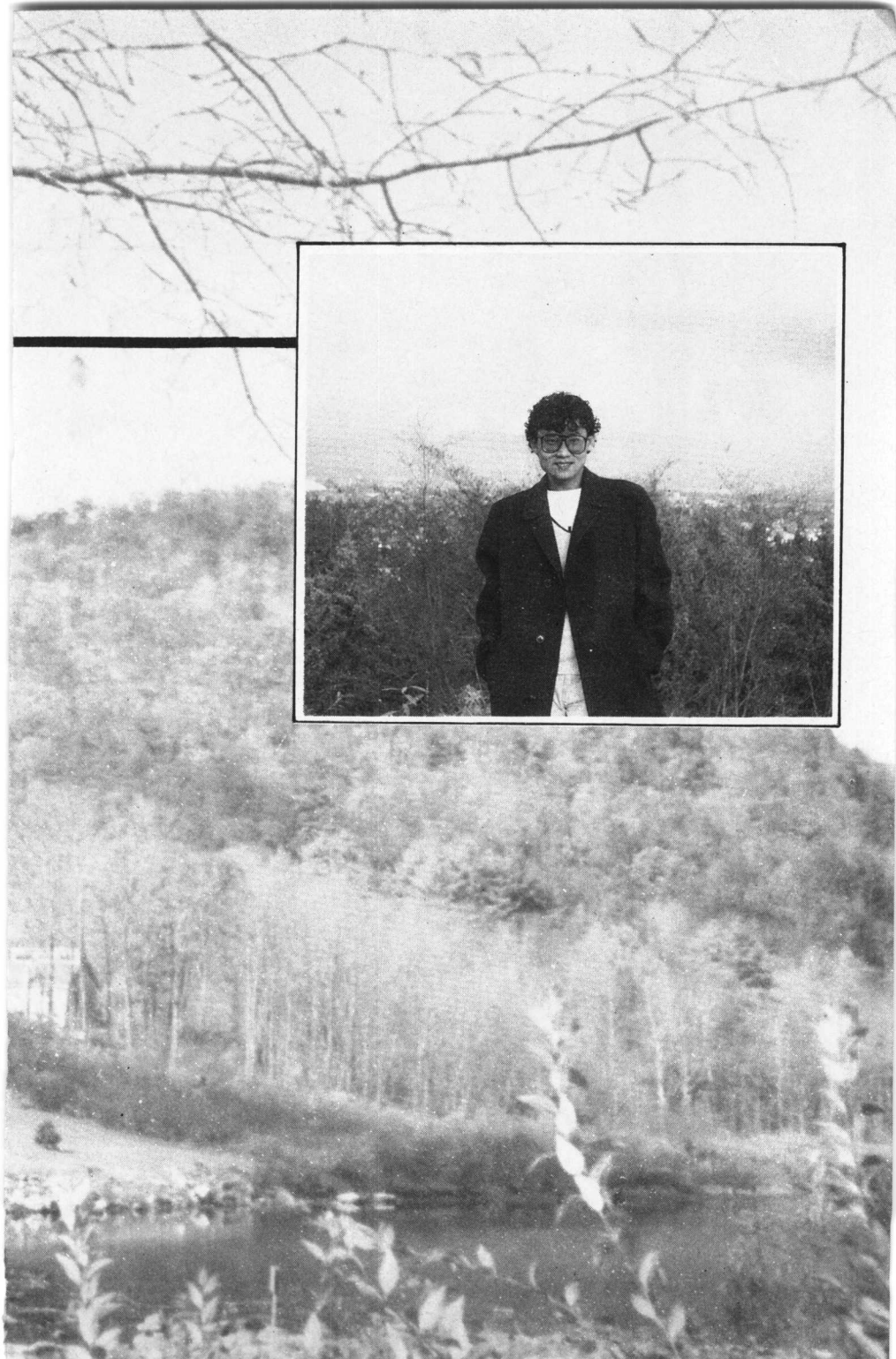
昨夜風疎雨驟／六四

舊事／九六

一片空白／一二八

飄絮／一五四

去年這個時候／一九二



戲



戲

因為寫作、採訪的關係，我常出入一些「特殊場所」，也特別喜愛一些「特殊事件」的寫作；這一幕戲尚在上戲，舞台是二十世紀的夜台北，面對活得這麼掙扎的一羣，我常有一種想痛哭的感覺，寫出來，只是一份關心。

戲正上演

『南星』西餐廳的一場風華。

二樓五十坪左右的空間裏，到處煙霧裊繞，各式香水、髮油、古龍水的氣味紛雜，屋頂上五顏十色旋轉閃爍的聚光舞台燈，強力地向四處角落宣洩著繽紛星點，隱密音響喇叭傳出一首節奏輕快的西洋歌曲，舞池中雙雙對對相擁起舞，一片觥籌交錯、舞影幢幢。

八點剛過，餐廳裏每一張餐桌上都坐了人，有羣集說笑的，也有獨飲靜待的，夜的氣息瀰漫在各式情緒之中，優雅、打扮入時，是這裏的客人共同具有的特色！『南星』座落於西門鬧區的中心地帶，一樓西餐廳從早到晚對外正常營業，二樓則只開放於下午五點以後，是一個採取會員制的俱樂部，裏面的擺設裝潢與一般西餐廳無異，兼有酒吧怡和一座小舞池，偶爾有一位鋼琴師演奏爵士鋼琴，但大部分的時間是放音樂帶，氣氛也沒有一般餐廳的喧嘩、粗俗。

室內設計古典雅致，牆上也沒有常見的墨鏡玻璃和人造裝飾品，取而代之的是鮮潤欲滴的真花和無數幅畫作，有張杰大師的荷花，劉墉的花鳥，有龍君兒的尼泊

爾攝影作，也有幾幅席德進的人體素描。

來這裏的客人不是俱樂部會員，就是會員帶來的朋友，雖然並沒有刻意限制女賓入場，可是女賓偶爾出現在這個純男性的圈子裏，坐不了十分鐘便會自行告退的！

玻璃門被推開，進來了一位學生模樣，長得俊秀頰長的年輕男子，一進門便和櫃檯邊的幾位客人一一打招呼，然後便逕自走向一張已坐了三位男子的餐桌。

「哟，杜倫哪，我們可終於把你給盼來了，你再不來，今晚可就又有人要腸斷魂散，自己一個人喝悶酒了！」

說話的是一個梳著龐克短髮的乾瘦男子，嘴上叼著根煙正妖裏妖氣地噴著，做作的表情，過分的香水味道，講話時一隻手還忙不迭地在身旁緊挨的一個稚氣未脫男孩的大腿上摩挲著，一把擰一把捏，一會兒又貼面過去在他臉上呵氣，恨不能一口把他給吃了似地！

杜倫在這圈子裏是混出道行來的，當然也不是盞省油的燈，過去一把便把對方手上的煙拈過來，促地一聲便在煙灰缸裏按熄了，一面又陪著笑臉地順勢往座中唯